

我眼中民国时期的汝州城

●武建业

老汝州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，它南临北汝河，西傍洗耳河，西南有岷山、崆峒山，东南有塔奈山、马头山，北有玉皇山，还有如笔架形的少室山，可谓群山环抱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。

老汝州城概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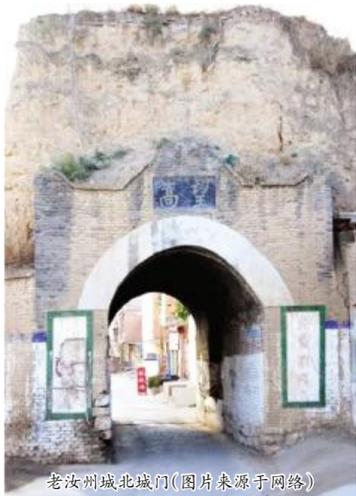
老汝州城城墙是砖砌成的，高约四丈，宽三丈，东西南北有4个城门楼。城墙上罗列着整齐的城垛，约百步远还建有小房屋，据说是守城士兵的营房。城门楼两侧是青石砌起来的台阶，可顺着石台阶登上城楼观赏。沿城走一周，细数有九里十三步。我上小学时，每逢星期日，就约两三个同学周游城墙，内看大街小巷，外眺远山近水。

西城门是用青砖拱成的城门洞，有东西向、南北向两个城门洞，城门是用铁皮嵌成的，全门上都钉满了圆形的铁钉，门上钉有铁锁链，经常挂着十多斤重的长方形铁锁，晚锁早开，平日由地方团队士兵守护，若有驻军，由驻军派兵站岗守护，平时乡里人进城，守兵不问，战时要查问进城有啥事，哪街哪巷找谁？

城楼上经常有士兵驻守，负责城防工作。城门洞下，开设有两三家铁匠铺，匠人掌锤，徒弟摇风箱，不时火花四溅，响着叮叮当当的打铁声，打破了城门洞内的沉寂气息。也有几家小杂货店开设在城门洞内，还有几个摆纸烟摊的，供进出城的人购买。

出了西城门，便是卵石遍地的洗耳河滩，洗耳河从北向南蜿蜒流经西城门外东南注入汝河。说起洗耳河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，至今还脍炙人口。上古时代有个高士许由，洁身自好，不爱富贵名利，当时有个国君想把王位让给他，他听了以后，认为这个国君的话污了他的耳朵，便跑到河边，用清清的流水，洗去他玷污的耳朵，还他清高的声名。后来，这条河就取名洗耳河流传至今，许由洗耳的故事，成为千古美谈。

出西城门往南走不远，有一座土石灰和石子凝成的大坝横卧乌龙渠边，防洪水淹城。西河滩在西城门外，南北乡进城赶集的人，必从这里经过。河滩上开有几家饭馆，专供进城返乡的人吃午饭。当时西关的大白馒头和“死面锅盔”很有名气，邓豹子的“羊肉糊饼”也是四乡遐迩闻名的小吃，西南乡人进城必从这里过。集罢回乡的人，从不轻易放弃到邓豹子的羊肉馆内美餐一顿，回去还买几个西关锅盔回去，让人尝鲜。



老汝州城北城门(图片来源于网络)



1954年拍摄的汝州城东南角(图片来源于网络)

一、西关

西关是汝州城西门外，四周是土寨墙，有东寨门和西寨门，东寨门建有寨门楼，门楼有两扇寨门，可以落锁，这里是南阳、许昌往洛阳的通衢和客商必经之地。街两旁开设有商店、骡马店，供客商住宿、售货、停车喂马，关内显得繁华热闹。

这里曾住着两个豪门世家，时称“李家”“漫家”。李家豪绅李清新(又名李六老)，拥有土地两百顷，西关和城西门大街都

有豪宅和李家花园。漫家的豪绅叫漫仰周，也拥有土地三十顷，经营西关粮行，其后裔漫集梧、漫卓章系当时教育界名流。漫集梧当过汝州立女子师范校长，后寄居开封市，仍在开封高中任教师。其人攻书法，常为亲朋书写屏联。

西关西街还有一个双石碑拐街，传说是为张进士立的路碑，双石碑附近有石人、石马等。出了西寨门，便是洛宛公路，直达洛阳。往西北行不到一里路，可到乌龙庙、观音阁、报恩寺。这里也是当年节假日旅游胜地。每到风和日丽的星期天，城内中小学生就成群结队来这里短游。庙内供奉着乌龙爷，传说是一条秃尾巴苍龙，它的舅父住在风穴山白云寺，每年六月十九是它舅父的生日，苍龙必然驾云至风穴山与它舅父祝寿，当天中午乌云遮天，狂风暴雨落下来，把赶庙会的香客淋得像落汤鸡。

乌龙庙内还有一个乌龙泉，股股泉水喷涌出来，形成一条小渠叫乌龙渠，蜿蜒流经西关南边，渠两旁还有不少稻田，种植水稻，西关人当年就能吃上白大米。学生们在乌龙泉附近捉虾、掏蟹、捕鱼、洗足等以此为乐，过一个愉快地星期天。

傍乌龙庙，还建有一座观音阁，三丈多高。阁正中供奉着南海大士观音菩萨。菩萨端坐在莲台中间，手中握有一个金蛤蟆(蛙)，左边侍立着手持柳瓶的龙女，右边站着合掌当胸的善财童子。传说，人在阁下面拍手，金蛤蟆就会吱吱哇哇地叫。当时我们几个同学真的在阁下面不停地鼓掌，大手手中的金蛤蟆也随着发出哇哇的叫声，逗得同学们乐不可支，这个谜早为声学解释清楚，但至今我还弄不明白。

庙附近还有一座报恩寺，传说明崇祯年代，陕北农民李自成(亦名闯王)的起义军，进军河南，一路烧杀。经过一片高过人头的蒿草荒凉处。有两个人为躲避义军杀头，藏在这些荒草地里，俩人保全了性命，为感德报恩，后来就在这蒿草丛中盖了一座庙宇，取名报恩寺(现在的煤山公园南就是其所在地)。

二、北关

汝州北关坐落在北城门外，说是关其实并不像关，只是稀疏地住着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，没有一家店铺，真所谓一片荒野。西北有一座吕祖观，供奉着“八仙”中——“三戏白牡丹”的吕洞宾，香火不盛，只有一个头结发髻，身穿道袍，手执拂尘的道士在庙内守候，过着清苦的日子。

这里是通往北乡的通道，但行人稀少，一片荒凉，时称“小北乡”。抗战晚期，

日寇西进，老汝州城遭到了日寇飞机的轰炸，警报“滴——滴——”一响，市民、学生争相奔跑到这里躲避日机的轰炸，直到警报解除才回城。

记得，城垣周围有城壕，洗耳河的水能流进去，冬季有些地方是干壕，夏秋之间水可满半城壕，生长些浮萍、芦苇及一些水草等，有些地段，还生长着荷花、菱角。当时汝州城的东、西、南、北四角城门外边有浮桥，

东门南是一座石桥，西门是临时搭的木桥。在过去，城壕也是保护城市的一种设施，也叫“护城河”。

星期天，我和同学们转悠城壕时，城壕内，城壕边，还横躺着长筒台枪和铁炮，炮身都生了锈。它们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，成了当代战争史的见证(这些大地应为清末僧格林沁在汝州剿灭捻军时所铸——编者注)。

三、东关

出了东关就是东关大街，顺街走不远，街北有一座意大利人修建的天主堂，附设有医院，为人医伤治病。天主堂，内有牧师，修女向教徒传诵《圣经》——《旧约全书》，男女信徒不少。东关是通往南阳、许昌的要道，商业比较发达，商店林立，来往客商络绎不绝。

东关街道很长，西起东关东，东至迎凤楼(来青阁)约二里之遥。提起迎凤楼，我记起一段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，大概是1941年5月的一天，当时我在临汝县第一小学任教，临汝县政府通知各机关学校、市农工商代表列队到“迎凤楼”，欢迎一个途经这里的抗日名将。童子军教官郭德化组织全校童子军列队前往。童子军上穿墨绿色上衣，下穿土黄色短裤，紫色领巾，头戴黄色茶叶形帽，身背黄色小水箱，肩扛红白相间的童子军棒，整队出校门沿大街东行。前边军鼓、军号引路，鼓声咚咚，号声嗒嗒，团长郭德化在队列旁领着喊，“誓死抗战到底！”“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！”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！”抗日救亡的呼声惊天动地，《义勇军

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》等一些抗战歌曲，响彻老汝州街头巷尾。同学们雄赳赳气昂昂唱着歌曲，穿过大街，跨出东门，直奔东关外“迎凤楼”。在洛宛公路南侧，这时有的学校已先到，省立四小，县立二小、一初、二初、省中，陕州棉校、临汝师范、豫西高中、汝阳中学都穿着不同的校服，列队在公路两旁。市农工商代表也手执红绿黄各色写着“抗战必胜”“誓死不作亡国奴”“打倒日本鬼子”等五色彩旗，排着整齐的队列，站在公路两边。县政府领着教育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建设局、警察局等各下属机关人员也参加当天的欢迎行列，这时欢迎的人群都噤声伫立南望，想尽早瞻仰这位久战沙场的抗日将军。

“嘟嘟嘟”一阵吉普车声从南疾驶而来，后边紧跟两三辆绿吉普车和草绿色的装甲汽车，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，保卫着一位军官驶入行列，这时队列里迸发出一阵阵的口号声，“欢迎李司令长官”“热烈欢迎抗日功高的李宗仁将军！”这时，我才知道今天热烈欢迎的是抗日名

将李宗仁将军。

在热烈的欢呼声中，李宗仁将军走下吉普车，在卫兵的保卫下从容走过欢迎的行列，不时举起带白手套的手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。走近我们学校的队列前，我特别目睹了他的容颜，个头中等，面部呈现古铜色，身穿草绿色呢子军服，腰束武装带，足穿长筒皮靴，刚毅的面孔上，微带笑容，在人群中不时伸手向欢迎人群致意，人群中也不时爆发出“李长官劳苦功高”“热烈欢迎抗日的李宗仁将军！”

李宗仁将军走出欢迎的行列，登上吉普车驶向通往洛阳的公路上。事后才知道将军这时任襄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，奉命赴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加军事会议的，此前他曾在鲁南指挥过闻名中外的“台儿庄战役”，歼灭了日寇的坂垣、矶谷两个精锐师团2万人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“台儿庄大捷”。今天能亲眼看到这位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，我从内心里感到自豪和敬佩！迎凤楼这个小小的城区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四、南关

我从乡里进城上学，有时会走南关。关外有一南刘庄，乃回民居住区，多信奉伊斯兰教，村内有清真寺，由阿訇主持，斋日诵《古兰经》。回民习俗不食猪肉，常以牛肉、羊肉代替，因此，村民常杀牛羊，开牛、羊肉馆为生，牛、羊皮制成皮带、皮鞭、皮鞋等出售。记得有个回民刘大头，身高二尺左右，是个侏儒，常挑着皮货，走街串巷，游四乡卖货，今已不见其人。

过去刘庄，就到了党庄、王庄，这是南关南郊的两个村庄。党庄西街有一官府，大门楼上竖着一块长方形的小匾，蓝底金字“御前侍卫王府”，哪个朝代已记不清了。朱漆红门，辉煌耀目，门两侧高高矗立着两根旗杆。据说这家官员姓王，其后裔王观潮，字慕韩，是当时的名儒，精书法，曾任临汝县师范学校教师，德高望重，时人甚为敬重，其子王允生、王允厚、王允发都是当时河南省立第十中学的高材生，品学兼优，特别在体育方面都是健将。王家还有个人叫王允红，据说是中共地下党员，后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衔。还有一个小将王允兴，是万米长跑冠军，时称王氏五兄弟为“王家五虎”。

党庄北街出洗耳河滩就到了南关，这是老汝州城南的外围，寨墙全用土垒成，西寨门是青砖的门楼，楼四周都有小方孔作枪眼，监视四方。进西寨门不远，北边便是豫西高中，这是临汝镇闫家捐地30顷土地所建的一所私立高中，也是老汝州当时唯一的一所私立高级中学，首任校长名叫王召武。

南关西街路南开了不少骡马店，专供远来运输商人卸货住宿，店内设有卧铺、马棚、马槽，路商多为盐商、皮商、粮商、干果商、茶商，运货工具多为大马车，三匹、四匹马拉车。

南关东街杜家街口也矗立着一个青石过街牌坊，何人何人为何立，已记不清了。南关杜家也是有名的望族，其子孙杜恒、杜恕、杜惠、杜梯、杜艳、杜性、杜慈，皆为当时教育、卫生界的名流，在老汝州中小学中教书育人。

南关十字街东大街路北有一座山陕会馆，这是山西商人兴建的。晋商善经营，行迹遍全国，各地都建有会馆，供山西商人聚会住宿，会馆内房舍不少，院内开阔，南关人每逢节日常在馆内搭台唱戏娱乐，可能是一种爱好，南关人爱“汉二簧”——汉剧，地摊唱戏，唱路戏都要哼二句二簧自娱自乐，这方面和东西关人不同，东关人爱唱越调，西关人爱听靠调(河南梆子的一种调)，当时临汝县立第二初级小学就设在山陕会馆内。

五、水坑沿(全盛街)

进去西门，南北城壕边有一段宽广的通道，南名马道、北名马道，都是西靠城壕东有住房的半边街，顾名思义，当时是守城驻军喂马、遛马的地方，靠东一边有不少简易的马棚和马槽。

从南名马道街一段路向东拐，远远就闻见一股刺鼻的臭味，那便是老汝州的水坑沿街，中间一个长圆形的大水坑，水是黑绿色，散发出一阵阵臭气，可称是汝州的“龙须沟”。坑北边一排低矮的瓦房，居民以做粉皮为生，磨粉下粉皮的污水随地流淌，天长日久积成了污水坑。

这里的居民大多以制粉皮为生，他们用豆类、红薯作原料磨成粉，再把粉面和水搅匀，用铜锣倒上一铜勺拌好的粉面，在锅台上的大热水锅里，双手左右晃动旋转，锣内的粉面煮熟了就成了粉皮，用双手把粉皮轻轻地取出，贴在锅边的秫秆箔上，做好一张放一张，直到箔上贴满，便拿到外墙边向阳地晒干，就成了一张张洁白透亮薄如蝉翼的粉皮。这是老汝州的土特产，食用时把一张张粉皮先放在温水里泡软(切不可用开水泡，一泡就不见踪影了)，之后用手撕成一片片粉皮，放在碗(或盘内)内，拌上香菜、黄瓜丝、韭菜或韭黄，再加上姜汁(蒜汁)、醋和香油，然后再加芥末油一起拌匀，就成了一种美味可口的凉菜，这是菜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。

老汝州的粉皮，一直享誉省内外。晒干的粉皮叠起来，凑成一捆捆，一捆约300张或80张、50张，用麻筋捆起来，送到食品店销售。北方各省市每来汝州的商人或旅客，都要购几捆粉皮回去馈赠亲友。

水坑沿街住有一李姓大户，原籍西北乡的安洼村。户主李法斌，当过区长。其子侄李守恭，任临汝师范校长；李守让当过临汝师范附小校长。还有李守范、李守祺、李守礼等均作为当时政教名流。

武建业(1920年—2019年)，汝州市汝南街道王寨村人。

民国时期曾当过教师、乡长，解放后在湖北省孝感市参加工作。1981年退休后回到家乡，在汝州市一高、市直中学任教20余年。对汝州旧时的人文历史颇有研究，晚年出版回忆录《弹花锤》《弹花锤(续)》《九秩忆语》等。